

岁岁清明 深深情思



编者按

风落梨花满地，又是一年清明。清明节是传统的春祭节日，扫墓祭祀、悼念亲人、缅怀先烈，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清明情怀被抒写，也在世人眼里渐渐变得隆重。那一腔的忧伤，经过风与青草和春事的笔触，变得牵肠挂肚，让一辈又一辈人铭记，于所有人一样重要，感恩的心和思念的情感是不容怀疑的。清明不仅是纪念先人、先贤、先烈的日子，同时也包含着生者对生活的期望，是生者与死者相沟通的节日。那些刚柔相济的思绪，总会在人间四月天里，抛洒缠绵。为此，本版今天编发一组有关清明的诗文，以诗述怀，以文寄托，以绘读者。

细雨又清明。

一阵春风，一场春雨，农田，山坡，原野，泛着新绿。烟雨朦胧中，翠色的竹林，金黄的油菜花，如雪的梨花，静静地雨中沉思，尽情地吸收着雨露的滋养。黑白相间的燕子，偶尔盘旋天空，偶尔叽叽喳喳，偶尔三三两两地追逐、飞蹿。雨水，淅淅沥沥，细如针，薄似纱，让春天的步履暂时缓慢下来，平时忙碌于农田的人们也因这雨，得半日清闲。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倘若，清明未到，雨水未落，是无法领略这其中的微妙景致的。春雨春风天气新，梨花落后正清明。清明的雨水，是缠绵的，春雨绵绵于清明时节最能显现。接连的雨，不是暴雨倾盆，也不是秋雨萧瑟，而是小雨霏霏，细而不紧，密而不乱。这雨，像是一位乐天派的悠闲老头儿，想怎么下就怎么下，想下多少就下多少，全凭着性子，凭着可爱的性子，细细密密，欢畅淋漓。

还记得去年清明，未雨反晴，我们没能体会到那种细雨纷纷的浪漫，而是去郊外转悠了半天。晴日暖风，气候宜人，郊区，一望无际，视野开阔。绿油油的草坪，弧形的山峦，还有放着纸鸢欢快奔跑的孩童，俨然我们儿时模

清明时节，春风拂面，万物复苏。说起“春”字，我不由得想起祖父。祖父诞生于人杰地灵的肥北古村东南海，人称“万春公”。

东南海，坐落四方湖北岸，古时以水兴市，这里为春秋古向城和秦汉古向城的水运码头，陆地毗邻三官村，水域与北魏军事要塞团城隔肥相望，是沿肥李氏家族重要发祥地。沿肥沿淮十数个村庄的李氏人家，均由此村迁出。

考清宣统三年《李氏宗谱》，祖父是明朝大将晋国公李远后裔。从李远父亲李恒算起，传到祖父父已历经十九世。旧时，李姓班辈用字严谨，“万”是我祖父在家族中的辈分，“春”是祖父学名。我曾祖父“延掌公”家境贫寒，无缘诗书，他老人家能用“春”给我祖父命名，配上班辈的“万”，名曰万春，实乃不凡。唐人阎朝隐诗曰：“三月重三日，千春续万春。”

“万春”用字高雅，寓意深远！我想，曾祖父延掌公，语出珠玑，给我祖父名字选个“春”字，令子孙后代击掌叫绝！

我祖父两代单传，祖父、曾祖父均

逢风连雨雾中别，恰掩衬离人愁面。锡箔单纸烬为媒，此心遥寄代相见。

清明时节，细雨纷纷，如丝如缕，如烟如雾。这雨，仿佛是天地间最柔和的琴弦，轻轻弹奏着思念的旋律，让人不禁想起那些逝去的亲人。

在这特殊的日子，无论身处何方，人们总会涌起一股回家的冲动。那些散落各地的人，不论身处繁华都市，还是偏远乡村，总会借此重聚，一家人，牵着孩童，扶着老人，携着祭祀用品踏上扫墓祭祖的旅程。

山路上，乱石铺就，两旁耸立着翠碧松柏，不少紫的、红的、绿的野花杂生。

细雨又清明

□管淑平

样，无忧无虑。不过，我的心里还是期待一场雨的到来，一场雨，带来的不仅是空气的清新、气候的润泽，还有作物和植株的生机。儿时住在农村时，农人趁着惊蛰、春分种下的秧苗，需要水的浇灌，倘若未雨，势必长势不好，而像作物一样在春天醒来的木的幼苗、原野的草儿，也需要这样贵如油的雨水，才能长叶，开花，长成春天可爱娇郁的面貌。

今年清明，春雨连绵，天气微冷。我也暂时放下踏青和旅行的念头，宅家安静读书。不过，我的心里却是欢喜的，遐想着，不久后的花开灿烂和晴日和煦，怎能不感激这春雨的惠恩呢？

清明的另一种虔敬，当属祭拜先祖。

在我的家乡，清明扫墓祭祖是尤为庄重的。未到清明时，家里人就会提前准备一番。鲜花、纸钱、香烛、爆竹、

水果等，大大小小，事无巨细。看起来比较繁琐，但细想，先辈们经历的雨雪风霜和种种苦楚，艰苦日子里为我们打拼与付出，就能明白其中的重量。当然，礼物其次，孝顺的心意才是重要的。

到清明，大人们拿着香火、蜡烛、纸钱、水果、鲜花、糕点、煮好的肉类与蔬菜，我们小辈们带着扫帚，前往先祖的墓前。在大人们的吩咐下，我们小心翼翼地清扫着墓地周围的杂草，大人们则有条不紊地将准备的礼品依次规规矩矩地摆放在墓碑前，点燃香烛、爆竹，又点燃纸钱，双手合十，默默祈祷。我们小辈们也要前去叩拜的，这时，大人们则会耐心教我们需要哪些步骤。

而在这种虔诚又庄严的清明节的习俗中，我们小小的心灵也感受到一种力量的涌动，沉甸甸的。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人的

怀念祖父万春公

□李焕俭

为独子。我的祖母来自怀远“官宋杨林”四大家的宋家，人称宋老孀人。祖父家徒四壁，十八岁与祖母成亲，为了生计，只身到怀远美国教会开办的民望医院，当了名出苦力的挑水工。祖父是个勤奋上进的人，他深知没有文化受人欺负的痛苦，在美国民望医院务工期间，报名参加了“怀远工人业余夜校”，从“中国、工人、农民”等简单的文字学起，历时六个春秋，能读书看报写家信，达到高小毕业的文化水平，那些高高在上的美国人，从此也高看祖父一眼，祖父的工作也由挑水工，先后调换为养花弄草的园艺工、做西餐的厨师。

祖父说：“李氏家训就有诗书耕读，有了文化，眼界开阔，办事效率高，

美国人给我增加了工资，生活条件好了，我们就在怀远西门岗安家落户，你奶奶带着你父亲、叔叔和你几个姑妈，从老家搬到怀远县城。你父亲你叔叔和你姑妈们，凡愿意读书的，我都将他们送到学校！”

祖父说到做到，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看到父亲离休干部履历表中，有青少年时期在“怀远衙前街小学、怀远淮西小学、怀远初级中学”读书的文字记录，从而印证了祖父呕心沥血，培养子女的良苦用心。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攻中国。1938年2月4日，日军攻占怀远县城，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祖父带领全家躲进民望医院美国租界。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

清明时节思念绵

□易宏

无论花草树木，颜色并不饱和，像是被雨水浸蚀过，褪去了张扬的外衣，一齐融洽地衬托着此处的肃穆。在此地，只有呼啸而来的风和心情不定的雨是放肆的，兴许是借以传情的缘故。

清明祭祖，是对先人的怀念，也是对生命的思考。人们在坟前呼喊、鸣放、燃烧，将纸钱、纸车、纸房等一一献上，仿佛这样就能将心意传达给逝去的亲人。年幼时，我常仰着头问奶奶：“他们能听见咱们的呼喊吗？他们能收到咱们烧过

去的物件吗？他们能知道咱们的想念吗？”奶奶总是摸摸我的头，柔声地说：“会的，一定会的，先人总在远处瞧着我们，风会捎去我们的心意。”

现如今，奶奶远走了，我在坟前堆着纸钱烧，坟上交错地插着枝条，枝条上满系挂清纸。我想，奶奶一定能听到，一定能收到，一定能感觉到。她不需要亲身见证，但凭想象——她深知我心意。往年我给素未谋面的先祖祭奠，烧纸时总嫌风胡吹，纸灰乱飘，灰色浓烟刺我眼。今年，风依旧胡闹，灰烟依旧乱蹿，我却仿佛在绵绵细雨下，

生命很短暂，像远行的客人一样，匆匆地来到世间，又匆匆离开。逝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也只有亲人，才会令我们感到有足够的力量去拼、去闯、去走遍世界；而亲人的离去，也最让我们悲痛，我们就像是折翼的飞鸟，再也没有了翱翔的勇气。

而我第一次体会到有关生死别的沉重课题，是在很小的时候。那年，我刚上小学四年级，一天清早，醒来，看到父亲的脸上神情紧绷，如石头一样凝重。我从母亲口中得知奶奶过世了。

奶奶平时最宠溺我，总是把最好的给我。我因调皮受到父母责骂时，奶奶就会出来护短；知道我喜欢吃甜食，空闲时她就会带着我去集市逛逛；回来时，我的手里一串糖葫芦，奶奶手里拎着一大包我爱吃的零食……得知奶奶过世的消息，我的心头一阵悲痛炸裂开来，泣不成声。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我一个人前去村校念书，住校园附近的姑婆问我时，眼泪又不听话地滚落下来……

清明，不仅是气候上的天清气明，更是心灵上的一份虔敬。追思先辈，悼念先祖，对于家族是一种传承，对于个人是一种责任。

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日美战争爆发，美国成为日本的敌国。驻怀远日军，没收了美国教会民望医院资产，赶走了美国医生，选用日本医生，改名为“大和医院”。祖父不愿为日本人服务，带领全家逃回肥北故里。1944年冬，新四军“三进淮上”，拔除宿怀两县交界的顽匪韩金山部木城圩和十三连连环寨，成立中共宿怀县委、县民主政府。故乡因距敌占区怀远直线距离不足二十里地，成为宿怀县东部游击区。祖父家坐落在芦荡遮天蔽日的四方湖畔，又在村庄东首，单门独院，红枪会首领出身的宿怀县淝河区副区长梁久之，打游击常在祖父家食宿落脚，与祖父结下深厚友谊。他鼓励祖父送子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经梁久之等人介绍，我父亲在中共豫皖苏军区六分区参军入伍，淮海战役期间分配到支前兵站，新中国诞生转业到怀远县粮食部门。

祖父生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卒于1981年秋，享年86岁。他老人家爱国爱家，自强不息，宽厚仁慈的品德，是留给子孙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蒙蒙烟尘里，在两者交汇而就的朦胧中，再相见，我好像真的看见她了。只一瞥，晃了心弦，红了眼。

扫墓归来，家人们开始忙碌着准备午餐。清明节的午餐，总是特别丰盛。蒸鱼、炖鸡、炒鸭、梅菜扣肉加盖猪皮、油坨子、小炒黄牛肉、水煮包白菜……满满一桌，色香味俱全。这些食物，让回来扫墓的人吃得饱，吃得愉快，以此来抚慰他们祭奠先人的感伤，也要让远行已久、为爱归家的人，再尝尝家乡人的手艺，不忘家的味道。

清明，是一个让人感慨万分的时节。它让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让我们珍惜当下的时光，更让我们铭记那些曾经在我们身边的人。无论岁月如何变迁，那份对亲人的思念和怀念，始终如一，永不消逝。

清明时节雨纷纷，愿逝去的亲人在天堂安好，愿我们都能珍惜当下，活出精彩的人生。

写在清明

□布日古德

需要祭奠那些烈士
他们的脊梁像根根旗杆
血色鲜红，飘扬在蓝天下
从井冈山到遵义
从腊子口到瓦窑堡
四渡赤水，五次反围剿
这些泥腿子
倒下去，又站起来
为的就是新中国的老百姓
三月，四月
麦苗稚嫩，乡村清明

五月，六月
霓虹闪烁，城市清明
七月，八月
江山辽阔，山水清明
九月，十月
镰刀、锤头下的祖国
谷子，苞米黄了，高粱红了
大江南北
炊烟袅袅，歌声清明
雄鹰翱翔，蓝天清明
苍山耸立，大地清明

清明帖（组诗）

□温锋

清明的风
父亲的影子在故乡扎了根
生出一排排
不惧风霜的翠柏
曾经父亲肩头的人
只能借清明的风
把自己的影子
照进父亲的胸膛
风，轻轻拂过翠柏
在清明之际，尤其凄迷
那是故人远行时
携带尘世温凉的记忆
穿林过谷，掠过新绿
低诉着岁月无声逝去
唤醒心中沉睡的思绪

清明的雨
敲打心头，又落在墓莹
绵绵密密，淋湿了青石板路
也淋湿了
那深深的怀念与痛楚

清明的花

春意盎然，清明花开
淡雅芬芳，不染尘埃
犹如故人芳的高洁情怀
含泪绽放，为的是铭记
那一段段
温暖而深刻的记忆
让每一片花瓣，都承载思念
风的呢喃，雨的哭泣
花的盛开

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里
我们用泪水和微笑祭祀
用一颗清明的心
守望永恒，追忆往昔

归乡祭母

□吕雪丽

兔走龙兴又一春，
子规啼血迎清明。
慈母天国爱犹在，
幼儿哭别恨天灾。
绕膝三载渐模糊，

百般相慰醉乡愁。
泪眼再润黄土地，
轻唤娘亲有谁知？
再有来生盼续缘，
再尝天伦尽孝心！

感怀清明

□汪升勤

一只不见身影的鸟
一只怀揣哀思的鸟
竟穿越千百年的时空
一次次匆匆而来匆匆复回
每次到来
头顶考道的阳光
怀揣感恩的情思
脚踏雨纷纷的小路
走向一条血脉归根的土堆

在土堆上添新土插鲜花
点燃香烛和黄表纸
顶礼膜拜泣唤土堆里的人
犹如呼喊我先考先妣
纸钱已化作灰蝴蝶
血泪已染红杜鹃
你与它们一同含泪飞走了
你说明年
再来抚摸这座土堆

